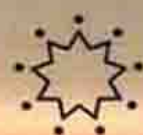


One
Common
Faith

同一个信仰



巴哈伊世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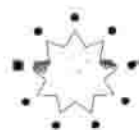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One
Common
Faith

同一个信仰



巴哈伊世界中心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同一个信仰

译自巴哈伊世界中心 2005 年英文版 *One Common Faith*

作者：巴哈伊世界中心
译者：万兆元 叶 静 周小英
审校：许天易 王洪霞
责任编辑：成 群
封面设计：赵晋锋

出版：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地址：中国澳门南湾大马路 15 号
金辉大厦 5 楼 F 座
电话：(+853) 28838349
传真：(+853) 28838350
电邮：nmpmacau@macau.ctm.net
nmpmacau@gmail.com
网址：www.newlightbook.com
www.datongbooks.net
版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99965-46-14-3

定 价：HKD22.00 RMB15.00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教义。在今天这个饱受宗教偏见和教派仇恨肆虐的世界，这些教义显得弥足珍贵。危机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教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世界正义院委托巴哈伊世界中心编写了这本书，供朋友们研习之用。

编者

2013年5月



前 言

2002年里兹万节，我们向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此举源于这一认识：教派仇恨的痼疾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带来令人痛心的后果，殃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公开信对“宗教对话”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可与欣赏。自该运动发轫以来，巴哈伊信徒一直都在努力为之做出贡献。不过，我们认为必须坦率地指出：如果要像对付折磨人类的其他偏见那样严肃认真地处理宗教危机，有组织的宗教自身就须具备相当的勇气，超越从古沿袭而来的种种僵化观念。

我们在公开信中主要表达了这一坚定信念：上帝是唯一的，宗教也是唯一的——尽管宗教的文化表现以及人们对宗教的阐释千差万别；时至今日，宗教领袖们必须坦率地正视这一真理，而非一味回避。当初，正是这一真理的暗示启发了宗教对话运动，并使该运动历百年变迁而不衰。这项原则不仅不会挑战各大启示信仰的有效性，而且能让各个信仰继续发挥其作

用。不过，要让这一真理发挥影响，就必须在宗教话语的核心层次承认它。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们感到公开信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真理。

公开信带来的反响令人鼓舞。全世界的巴哈伊机构设法将数千份公开信发到了各大信仰团体有影响力的人物手中。巴哈伊信徒报告称，虽然在少数几个信仰团体中，收信人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信中所含的信息——这也许并不奇怪，但总体而言，公开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收信人对宗教机构未能帮助人类应对种种精神挑战或道德挑战而忧心忡忡，其拳拳赤诚令人尤为感动。他们经讨论之后一致认为，人类信众需从根本上改变彼此交往的方式。还有好多次，收信人在感动之余，甚至主动复制该信，分发给各自信仰的其他神职人员。但愿我们的主动之举能像催化剂一样，打开人们重新认识宗教目标的道路。我们对此充满希望。

无论这一转变来得是快是慢，巴哈伊信徒必须始终关注自己在其中承担的责任。确保巴哈欧拉的福音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这是巴哈欧拉主要赋予那些已认知祂的人的重任。当然，巴哈伊团体自其信仰诞生以来一直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只是在当前，由于社会秩序加

速崩溃，宗教精神亟需摆脱镣铐的束缚，发挥其长久以来未能发挥的疗效。

巴哈伊信徒如要响应这一需求，就必须深刻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演进过程。巴哈欧拉圣作提供的洞察力能帮助我们在讨论宗教事务时避免宗派偏见与目光短浅。我们在接受信仰馈赠的同时，也承担着应用这份灵性资源的责任。巴哈欧拉警告道：“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是吞噬世界的大火，无人能够熄灭其肆虐的火焰，只有神力之手才能将人类从这凄凉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起而响应的巴哈伊信徒不会感到孤立无援，相反，他们会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自己所服务的圣道代表着一种觉醒的方向，而这种觉醒正在世界各地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民中涌现，甚至也在许多没有宗教倾向的人群中涌现。

对当前挑战的思考促使我们委托编写了《同一个信仰》。这篇评论文章是在我们的指导下完成的，它以当前的危机为背景，回顾了巴哈欧拉的圣作，以及其他宗教的圣作中相关的章节。我们特此推荐，以供朋友们深入研习之用。

世界正义院
2005 年诺鲁孜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较之刚刚结束的
我上个世纪，在此刻开始的这段历史时期，传播巴哈欧拉福音的努力将会更容易取得成效。一切迹象表明，人类的意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¹

二十世纪早期，一种对实在的唯物主义阐释观牢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演变成一种支配性的世界信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人类本性的文明化进程遭到粗暴地扭曲，偏离了数千年来一直遵循的轨迹。对许多西方人而言，历来发挥着核心指引作用的神圣权威——不论人们对其本质的阐释有着怎样的差别——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仍可坚持自己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与一个超越物质存在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然而，整个社会却越来越自信，要斩断人们对这种宇宙观的依赖，声称这种宇宙观说好听是幻想，说难听是鸦片，而不论哪种情况都会禁锢人类的进步。人类将命运操控在了自己手中，并信誓旦旦地通告百姓：已通过理性试验和论述解决了人类有关管理和发展的切基本问题。²

这种态度还受到下述假定的强化：人类数³

百年来培育起来的价值观、理想和纪律已然定型，成了持久的人性特征，只需通过教育来完善、通过立法来强化就行了。过去的道德已成为人类不可废弃的遗产，现已不再需要宗教的干预。无可否认，不守纪律的个人、集体乃至国家将会继续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纠正。不过，在世俗实在观的刺激下，各股历史力量一直都在推动人类去实现的那个普世文明，正以不可阻挡的势态现身。在这种普世文明中，幸福不外乎是更健康的身体、更美味的食物、更优良的教育以及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一个社会如果一心一意地去追求，似乎就可以轻易实现这些无可非议的美好目标。

4

在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那些地区，“上帝死了”之类的轻率言论原先基本上无人理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各族人民通过体验早已认定，不仅人的本性深受精神力量的影响，而且其本身就是灵性的。因此，宗教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终极权威的角色。这些信念虽然没有遭到西方发生的意识形态革命的直接对抗，但是，就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它们

实际上已被西方的意识形态革命彻底边缘化了。教条唯物主义在全球层面渗透并占领了各大权力中心与信息中心，使得其他反对声音再无能力挑战各种全球性经济剥削计划。这样，除了遭受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而造成的文化重创，这些遭殃的民众还承受着内心体验与外部体验相脱节的痛楚，而且这种状况正侵蚀着他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些民众对塑造自己的未来发挥不了任何实际的影响，甚至连维护他们后代的道德福祉也无能为力。他们由此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虽然与正在欧洲和北美蓄势待发的那场危机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却更具破坏性。信仰尽管在人们的意识中依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对事件的发展却似乎无能为力。

所以，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似乎再没有比宗教突然复苏并一跃而成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主题更不可能的事了。然而，现在恰恰发生了这最不可能之事，其表现形式就是人们的忧虑和不满持续高涨，只不过大部分人仅仅模糊地意识到导致这种状况的正是精神空虚。古老的教派冲突面对隐忍的外交策略根本无动

于衷，它携带着空前的危害重新现身。有影响力的媒体开始不加选择而又严肃认真地探讨那些直至最近仍被斥为愚昧时代之遗迹的圣经话题、奇迹现象和神学教条。在很多地方，宗教信任状对有志进入政坛的候选人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和诱惑力。世界人民原以为柏林墙的倒塌将开创世界和平的新纪元，现在却发现这个世界正处于一场文明之战中，而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可调和的宗教仇恨。公众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宗教和灵性主题的信息，各书店、报刊亭、网站和图书馆都在竭力满足这种显然难以满足的渴求。导致这些变化的最显著因素也许是：人们不愿承认，没有任何力量能像宗教信仰那样促使人们走向自律，恢复道德操守。

6

宗教已经开始获得人们公认的关注，除此之外，人们对精神的探索也在普遍复苏，最常见的表现是人们渴望发现一种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个体身份。出于这种渴望，人们开始了各种各样或积极、或消极的追求。一方面，寻求正义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往往会让个人对其社会角色产生新的认识。同样，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运动虽然专注于动员人们支

持社会决策过程的改变，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对自我意识和人生目标进行重新审视。各大宗教团体中都出现了重新定位的情况，信奉传统母教宗派的信徒正在加速加入注重精神探索和成员个人体验的其他宗派。另一方面，外星探测、“自我发现”养生法、荒野隐修、神授能力提升法、各种各样的新时代狂热主义以及麻醉剂与幻觉剂导致的意识提升效验都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人数与规模远远超过了招魂术或通神术在一个世纪前那个类似的历史转折点所吸引的追随者。不断涌现的狂热崇拜和宗教习俗令许多人反感，然而在巴哈伊看来，这个现象正好提醒着他们，要牢记马杰农这个古老传说中所体现的道理，即马杰农知道蕾莉是纯洁之灵，但他仍用筛子在尘土中找个不停：“我到处找她，或许会在哪里找到。”^[1]

显然，人们对宗教重新燃起的兴趣还远未达到顶峰，不论从其明确的宗教体现还是不那么明确的灵性体现来看都是如此。相反，这一现象是稳步积攒势头的各股历史力

7

量所促生的。在这些历史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物质存在代表终极实在这种二十世纪遗留下来的确信逐渐减弱。

8

这些重新评价行为之所以出现，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唯物主义“企业”本身破产了。一百多年来，人们将进步等同为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和改良社会的能力。虽然当时也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它们并没有质疑这种世界观，只是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世界观的目标有所分歧而已。唯物主义的极端形式——“科学唯物主义”的刻板教条——试图用其狭隘的术语重新阐释历史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不管一些早期的唯物主义拥护者受到过怎样人道主义理想的鼓舞，唯物主义的普遍后果就是产生了极权统治政权。这类政权随时都会用一切高压手段来管制其辖下那些不幸大众的生活。为了开脱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它们辩称：这样做是为了创建一个不仅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能够实现人的精神价值的新社会。最后，在实施了八十年的愚蠢暴行之后，这项被视为未来世界之可靠指引的运动终于土崩瓦解了。

9

其他社会实验体系虽然反对使用非人道手

段，但它们的道德推力与智力驱动都源自那个同样局限的唯物观。它们深信，在涉及自身经济福利的事务中，人人实质上都是自私的参与者，所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所谓的现代化规划就可建立起公正、繁荣的社会。然而，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系列反面迹象却不断涌现攀升，让人类不堪其重：家庭生活支离破碎，犯罪现象不断飙升，教育体制紊乱失常，还有其他诸多社会病症。凡此种种都让人想起巴哈欧拉对人类社会迫在眉睫的形势所作的严峻警告：“世界将陷入的灾难如此严重，现在予以揭示既不恰当也不适宜。”^[2]

世界人民所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下场毫无疑问地说明，即便是最富理想的动机也不能纠正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发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复苏之中，后逐渐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最为宏大、最有抱负的集体事业。其崇高的人道主义动机完全可以与其巨大的物质和技术投资相匹配。五十年后，人们在承认发展所带来的显著利益的同时，却沮丧地发现就是依据发展自身的标准，也不得不将发展事业判为失败。这项背负着崇高希望

10

的集体事业，不仅未能缩小人类大家庭中享受现代化好处的一小撮人的福利同深陷贫困与绝望的大部分人的处境之间的差距，而且眼睁睁地看着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为鸿沟。

11 今天，消费文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唯物主义关于改善人生的教条。尽管鼓舞消费文化的那些目标转瞬即逝，但消费文化对此并不感到难堪。对于能够消费得起的那一小群人而言，他们可以立马享受到消费文化的好处，而且处之泰然，毫无歉疚之意。这套新教义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但其本质不过是动物本能的胜利罢了，就像最终得以摆脱超自然约束之限制的肉欲一样本能而盲目。消费文化最明显的受害者是语言。原来为千夫所指、代表道德缺陷的种种趋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社会进步的必需。自私成了一种珍贵的商业资源；谎言再度成了公共信息；种种反常行为无耻地要求民权的地位。在适当委婉语的掩盖下，贪婪、好色、懒惰、骄傲甚至暴力不仅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还获得了社会与经济价值。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如同词语被榨干了意义，人们通过随意牺牲真理所换取的物质享乐

与物质所得也丧失了意义。

显然，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其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可嘉努力，而在于其用以界定自身使命的狭隘思想与盲目自信。强调物质繁荣的重要性以及物质繁荣所必需的科技进步的重要性，这是贯穿巴哈伊经典的一个主题。然而，企图割裂人类身体和物质福利与精神和道德发展的专断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丧失唯物主义文化宣称为其谋福利的那部分人的拥戴。巴哈欧拉警告道：“看吧，世界每天都受到新灾难的折磨……其社会病态已进入绝望的阶段，因为真正的良医受阻无法施救，而不称职的庸医却倍受青睐，准予自由医治。”^[3]

12

除了人们对唯物主义的种种许诺深感失望之外，还有一种转变力量在逐渐削弱人类带入二十一世纪的各种错误实在观，那就是全球一体化。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全球一体化表现为通信技术的进步。通信技术的进步开通了地球上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的宽阔大道。大众得以接触信息，不仅能够促进人际

13

交流与社会交流，还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摒弃国家、种族和文化之分，将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但直到最近仍为特权精英阶层所独享的学识转化为人类大家庭所共享的遗产。尽管全球一体化依然维持甚至会激化各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任何见多识广的观察者都会承认上述变化将刺激人类对实在的思考。伴随这种思考而来的是对一切既定权威的质疑——不仅质疑宗教与道德权威，而且质疑政府、学界、商界、媒体的权威，甚至还越来越多地质疑科学观点的权威。

14 除了技术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统一还对人类的思想有着其他甚至更为直接的影响。例如，国际范围内的大众旅游对人类全球意识的变革性影响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不过，影响更为深远的还要数自巴孛宣布自己使命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为了逃避迫害，数以百万的难民像潮水般来回席卷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亚洲和非洲。虽然这等混乱导致了无数痛苦，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到世界各种族、各文化逐渐融合为同一个地球祖国的公民的迹象。结果，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们接触